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

五集

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
本配北平圖書館藏宋
刊本常熟瞿氏鐵琴銅
劍樓藏明弘治活字本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

從祖文敏公由右

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

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

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

贛二年至之日

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

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許不平者如許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

文敏爲翰苑出鎮浙東僕

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
社樺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
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
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
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
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
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
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
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
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

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
行谿洞折其萌茅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它日有
餘力則經紀

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
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
本已久獨野處未爲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
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
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 吳 謹序



容齋隨筆目錄



鞠山文庫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稷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眾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惲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策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汗

廿舟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珥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帶劍入朝宮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孤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事實

石罅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捶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踈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閏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彗

三公改它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枯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温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藥杜鵑

禮寺失職

徐疑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祿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弃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鼃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允為羊

晏子揚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眾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擘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子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去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
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
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
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
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大使張
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
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

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
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議者譏
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
光庭蕭嵩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
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搵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
一曰半擇迦搵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
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
生子三曰扇搵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

四曰博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
半擇迦此去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
趣受身處擄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麤語軟語非時語妄
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
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
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
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
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

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
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
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去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
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
一去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
顏其二去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
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去霜降水返壑風落木
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
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蘇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
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
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
卒之間語竒壯如此盖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
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
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
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盖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
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撫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去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去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去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

貞方作相其三去揚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
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去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
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
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揚國忠爲冰山
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
遺事南劔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
融詩去阝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

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玄宗
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
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
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
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
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
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
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去校尉
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
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
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
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劔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
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
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

紹跨有青兕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
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袞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
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
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
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
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
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潁截然中居及其
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

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旣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歲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

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
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去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
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
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
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

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子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去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去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

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
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
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亨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
閑卧白雲歌紫芝彼爲藟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
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去年開第七秩
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

者子案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
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
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
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稷洛之作是
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
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
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為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去四十著緋軍司馬
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

相字作入聲如去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
之下自注去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去在郡六百
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
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去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
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去唯有
白頭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
府中三掾詩去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
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

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
為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
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
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去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
暮足露花兩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
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
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
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晉間紅綬繫未穩朱紱
仙郎白雪歌晉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
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晉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
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
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遍教垂白官科
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

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
綬繞身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
以爲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去久爲勞生事不學
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去舊峯松雪舊
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
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去唐
昌王薨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
期又惜牡丹詩去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醉歸墊屋詩去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
詩去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去三條
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去何人不愛牡丹花
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
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
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
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
吹雨入寒窻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
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旣不佳又不題爲
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悵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
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菹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揚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

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
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
其事不為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為詩即工皆
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去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
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天間
宮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去寥落古
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
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
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
頻來不為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
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
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于去
其死財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

子蓋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
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
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
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
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
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

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去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
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主父偃
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
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
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
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

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弃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

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

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
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
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
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莫府坐
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
復以爲雲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
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
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

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
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
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它若樓緩趙
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
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
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
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
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
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
應侯行千金爲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
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
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齟遂
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
爲可參自以爲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
父以爲不可母以爲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

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
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
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
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切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
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
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學者疑爲不同伊川去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
又去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
又去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
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去道一而已豈參彼
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
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
立去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去
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
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

之說大氏不同予切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去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爲之說

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
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
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
爲患不以莫已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
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
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仁爲美予嘗記
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

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
不以爲然予以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
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
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
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
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旣事漢上書願保塞上
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
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
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
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弃涼
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陳三不
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旣絕
於漢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

馬班勇問之勇以爲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趾蠻
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
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
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
爲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爲不可帝從
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旣同定議
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
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
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下綰臧吏殺之竇

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為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郅惲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

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矣太子

矣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

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財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

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
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
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
楊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
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第三

北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

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
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

太宗試進士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
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 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

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
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
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
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
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
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

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
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
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
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
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
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
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
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溇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

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為恥摘其詩以激揚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姪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蝶螈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

是殛子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揚中立去世之說者以

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它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祀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郊國小於祀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郊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去八尺曰尋父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去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去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子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湏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

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
慶曆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
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曠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
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去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
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
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
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
土者不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
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
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
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
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
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
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
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
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

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翼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遼遠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

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逵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爲子翼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翼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

三十七
容齋四筆三
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堅內甚愧之欲奪
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吳
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
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弟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
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
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
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
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

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
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
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
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熲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
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熲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
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
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
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
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

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貴恥其父
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
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
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
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
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
晏果為明帝所誅炤貴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玄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
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踈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

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
居臺諫者爲人所踈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
揮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
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玄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
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
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
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
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
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去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
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
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
事曰杞子自鄭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茲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

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
穀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
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
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
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
矍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矍且也六子以大

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

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
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
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
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
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
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
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
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弃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

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
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
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去福善莫
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
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
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
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于此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制

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
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
蕭太師嵩李尚書嵩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擬
之張兵部均章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
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
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
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張設樂悉拜王府
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

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
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
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
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